

特区，那歌星的

梦



李钟声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肖重声

特区，那歌星的梦

李钟声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李钟声，男，1945年出生于粤东梅江河畔，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大专及暨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

长期从事记者、编辑工作。近十年来，写作发表了不
少报告文学、评论、散文、诗歌。其中中篇报告文学《一个英国皇家水兵的传奇》，入选《中国新文艺大系·报告文学（1977——1982）》。

已出版的著作有报告文学集《落难者和他的爱情》，评论集《岭南作家漫谈》（合作），新诗集《初恋的回声》等。曾获广东鲁迅文学奖。另获得过全国当代文学作品表彰奖、广东文学评论奖和新人新作奖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广东分会理事，广东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南方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目 录

心灵的芳菲之歌(序)·····岑 桑	(1)
特区, 那歌星的梦·····	(5)
深圳去来·····	(18)
离开港岛夜生活的人·····	(33)
小家与大地·····	(50)
健力宝沉思录·····	(64)
广厦魂·····	(95)
“玫瑰号”起航·····	(129)
勘探二号纪事·····	(136)
澳门渔家子断臂抢救记·····	(145)
珠海书简·····	(158)
无价的国宝·····	(165)
足球之乡的儿子·····	(171)
老树逢春发新枝·····	(175)
墨林引路人·····	(182)
写在购书的行列里·····	(190)
白云山记·····	(196)
西苑小记·····	(204)
思量寄与谁家·····	(211)

艰难地跨入审美的门槛

——报告文学集《特区，那歌星的梦》

(后记) (226)

心灵的芳菲之歌

——李钟声报告文学集《特区，那歌
星的梦》序

岑 桑

70年代之初，我刚从“五七干校”被抽调回城工作时便认识了李钟声。18年来，交往虽不算深，但他的作品我倒是常常读到的。1984年，我还为他和谢望新合著的报告文学集《落难者和他的爱情》写了序。近年来，钟声勤奋写作，我读到他的作品的机会自然就更多了。

去年，我两度与钟声结伴访问过一些地方，途中谈得十分投契。我觉得文如其人：淳朴、诚恳可亲，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如痴如醉。有一次参观一间玉雕厂，他被陈列室里琳琅满目的玉雕工艺品迷住了。同行的人们到厂里的其他地方参观过后回到陈列室，发现他仍在那里仔细欣赏那一件件精美绝伦

的陈列品。“太美了！太美了！”他不住地赞叹，“要我少看一眼也难。”又一次在一个风景区游览，同伴们在回程中发现队伍中少了一个人，慌忙回头寻找。原来他还在那一角景色宜人的地方品味那满山红叶，流连忘返了。他的情思深深地融进了自然的美之中。

对美好的事物如此，对美好的心灵和品格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常常听钟声谈做人的正直品格和高风亮节。这是他人生追求的至高境界。他长着一双善于发现别人心性中的诸般美态的眼睛。这不正是每一个有作为的作家都应具有的一双眼睛吗？

因此，钟声以探寻人们内心的芳菲作为自己报告文学作品的基本题材，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这个主要是选编了作者1985年以来的报告文学的集子《特区，那歌星的梦》，可以说就是一曲心灵的芳菲之歌。作者描述了众多凡人的不凡经历，既写他们的奋斗，他们的业绩，更写他们比这还要动人得多的精神境界。这里面有到深圳寻梦，居然能够以淳朴、甜美的《南泥湾》式的民歌演唱，征服了早已习惯于“新潮”艺术情趣的广大观众的歌星；有宁可告别香港灯红酒绿的夜生活，来到特区开基立业的大老板；有从一间破庙开始，把一片荒野僻壤变成一座人间乐园的创业镇长；有一心迷恋于脚下的大地，忘我忘家，心怀磊落的县委书记；有把一间小小的米酒厂，在短短几年间改造和发展成为走

向世界的饮料王国的企业能人……钟声已不再像某些作家的同类作品那样满足于材料和事迹的丰富了；他在着力刻画人物的个性、品格和气质的同时，还赋予自己的作品以鲜明的文学色彩。《小家与大地》一文所描写的海康县委书记陈光保的形象就是很成功的一例。这位不徇私、不枉情的基层领导干部，连自己的女儿想回城、胞弟想离开农村找份工作的要求，他都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成全。作者并没有把陈光保的这一类“轶事”纯然归因于他的品格；而是同时写出了这位县委书记对原则的坚持是与他大地深挚的爱分不开的。他无限热爱自己脚下的大地，不允许有任何不干净的交易将之玷污；而且，他还希望女儿和弟弟像自己一样献给大地以深情。在这里，作者所着意描写的人物品格，由于与这个人物的思想感情显得水乳交融而益觉可信和可以理解了。我以为钟声在报告文学写作上超越了一些常见的同类作品的地方正在这里；正在他所记叙的人物的高贵品格，是植根于这些人物美好的心田之上的。

钟声近年的报告文学作品更重于它们的文学性的一面了。有的篇章或则运用抒情散文的笔调，或则渗进了近乎传统小说的细腻手法，或诗化，或象征，使他的这些作品一扫报告文学中常见的平铺直叙的弊病，大大地增强了可读性。他是这样地描写珠江三角洲近年的急速变化的：“历史的长河带着

三江的涌浪，终于流到了80年代。三江水醒了，虽然带着水土流失和工业污染的泪痕。金三角醒了，像刘姥姥进城那样，带着满脸惊奇走进真真正正商品经济的大观园里……”何其深刻！何其形象！这一类充满文学色彩的描写遍布于钟声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里。钟声不但力图从文学语言上强化他的报告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而且还讲究构思，善于迂回入题，曲径通幽。他写香港大资本家冯九破釜沉舟地到深圳投资，是从香港一间豪华大酒店灯壁辉煌的舞厅写起的；他写县委书记陈光保的胸怀和业绩，是从这个人物在晚霞映照下的山间归途中写起的；这就使得他的报告文学作品显得更雍容舒展、多彩多姿，给人以开阔而自然之感。

这个集子，是心灵的芳菲之歌，标志着钟声的报告文学创作业已进入了一个可喜的新阶段。钟声长期从事编辑、记者工作，这对于他来说是写作报告文学的有利条件。从他在这方面已取得的成就和旺盛的势头来看，预期他将会取得更加令人瞩目的收获。希望他进一步开阔自己的视角，在揭示充满光明的心灵的同时，把笔触伸向更多的社会层面，赋予自己的报告文学作品以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1989年5月于广州

特区，那歌星的梦

你听见过么？你听过她甜润优美的歌声么？

入夜，踏着仍散发着柏油香的刚刚铺出的坦坦大路，忙碌了一天的边城建设者们纷纷赶来了。他们是从高高的脚手架上走下来；是从电子厂流水般飞泻的装配线走出来；从超级商场五彩缤纷的售货架前来；从刚刚载完客人的猩红色“的士”驾驶室里来；从繁忙的会计室来；从豪华的宾馆来；从蛇口海边来；从梅林农村来……连五颜六色的彩灯，也张着一串串笑脸走进这深圳戏院来了。

她是谁？是什么专场演出？能对见多识广的深圳人有这么大的魅力？自从特区这个窗口打开以后，不知沉寂了多少代人的边城喧闹了。就象是死水一潭的湖注进了一汪清泉，在祖国的南陲最先接受外面涌进来的东西。什么歌他们没听过呢？什么舞他们没见过呢？古典乐曲……迪斯科……不用鱼骨天线，从早到晚，只要拧开电视机，屏幕画面，音调频率，从新鲜，到习以为常，最后司空见惯了。这当要请高明的社会心理学家来研究：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会带来艺术欣赏情趣的变化

呢？内地一些有识之士最近才在大声呼唤音乐茶座、健康的流行曲歌星，开始大胆地介绍迪斯科，然而，在深圳也记不清它们流行有多少时日了。在这一点上，过惯了正常生活秩序的内地，又是比特区慢了半拍。

那么，此刻深圳大戏院将推出什么“新潮”节目？竟能吸引那样大规模座无虚席的观众？据说，在深圳最“爆棚”的数香港歌星前来主持的独唱音乐会了。

紫红色的帷幕慢慢拉开，一双双伸长了的脖子支撑着的一对对眼的聚焦镜头下，移过来一个风度翩翩的女报幕员，衣着华丽而得体，台步大方而娴熟。她走到台前，有礼貌地微微点了点头，声音亲切地报道——

“国庆晚会现在开始。先由我给各位唱几首民歌。”

哗！是唱民歌的！深圳人学了香港人的一句口头禅：“哗！”还有一句口头禅：“有冇搞错哟！”话没说出口，台上女报幕员亲切的嗓音又响了起来：“先唱一首陕北民歌《南泥湾》——献给像当年开垦南泥湾那样为开发深圳出力流汗的特区建设者们！”

掌声响起来了。歌还没唱话儿甜哪！

花篮儿花儿香哟，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唱……

甜美、圆润、悠扬。歌儿本身是许多人所熟悉的。观众席上许多人都会唱。但一腔优美的女中音歌喉却带来那么大的慑服力，将剧场内一千多名观众的眼神、脸容，还有那伸得长长的脖子，都变成电影特写镜头的定格了！

当年那南泥湾呀，
到处呀是荒山，没人烟……

缠绵的歌声唤起人们心头的一些什么情思呢？歌德说，艺术的力量来自于接受者从不同经历与不同审美能力出发的联想。青年女歌手的一曲《南泥湾》，也许能将特区人的心带去当年的延安，昔日雪花飘飘的塞北江南。然而，这首歌带给她自己的，是这些，又远远不止这些。

她脑子中的艺术联想的幻影摇晃着，变幻着；神思蓦地飞向数千里外的宝塔山、南泥湾，又急急驰回眼前身边的边城……

——延河……深圳河

——古老的窑洞……现代化的从罗湖向上步伸延的新楼……

——雪原上星星点点的篝火……边界线铁丝网前游龙似的灯串……

呵！特区，特区！一种似二重奏的谐音那么强烈的音律震荡在她心田。

……深圳河畔这片神奇的土地在她心间刻下第一个印象，是动乱的1969年。军管代表带着他们广东歌舞团（原广东歌舞剧院）的同志来深圳演出，这使她有机会第一次来到深圳河畔。暮春季节，浓重的乌云笼罩着这座界河边的小镇。举目四顾，田园荒芜，路上少见行人。除了“南头苍蝇深圳蚊”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外，又有什么呢？对了，印象更深的是演出途中，偶遇几位背枪的民兵，押送着一群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越境失败者，朝收容站走去！她对许多事情不得其解，一对美丽的大眼睛罩上了昔日没有的伤感，眉头上拧起一双大问号！

这次，他们在深圳只演了二三场。她每场只唱一二首歌。她实在不想唱，往常清亮的嗓子像塞了团棉花，哑然失色了。

她第二次来深圳，是1981年冬——特区建设上马两年的时候。她面对一排遮天蔽日的脚手架和高耸云空的大厦，震惊了！面对一条条40米宽的大马路辐射状伸向四面八方，感动了！她也面对一片片崛起的美丽住宅群，赞叹了！呵呵，昔日荒凉的小镇变成了立在祖国南陲的一扇美丽的橱窗——对外开放的侧窗！这是广东省音乐家协会面

对时代曲浪潮冲击下专门组织的一场民族音乐会。也是在这深圳戏院。她同样是兼任报幕员，压台节目是她的独唱山歌。唱了一支，又一支，她欲罢不能，一共唱了七支山歌，动情极了。

演出完回招待所的路上，陪同的深圳市罗湖区艺术团的一位女同志，见她目不转睛地望着车窗外灯火辉煌的建筑工地，突然问她：“贺穗心老师，你愿到深圳特区来工作么？我们这里要筹办深圳乐团了。”

听得出，问话人的话语中带着多少期待啊！唉，特区的经济建设上马了，起飞了，文化建设呢，却仍是一片空白哪！

一句话，像一颗石子在她心湖中激起了涟漪。她的名字，是她在广州出生时双亲反复琢磨后起的，内中渗和着她双亲的祈愿——与省城广州结一辈子不解之缘。是的，在广州——那坐落在市区东郊沙河顶，每天弦箫鼓乐轻歌曼舞的省歌剧大院，是她事业的摇篮，那里有她的家。她当然不会忘掉这些。然而，1981年冬她与特区的第二次邂逅，在她心中涌起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了！特区的建设规模，特区的发展速度，特区人的精神面貌，只短短几天，就在她心头烙下了崭新的印象，足以将她十几年前在这里烙下的倒人胃口的印象刷新，将她心灵的伤口抹平。她今年已经34岁，当了20多年歌手了，人生、事业都已臻成熟，正处于盛期。何处是

归宿？特区倒是一个崭新的舞台崭新的天地呵！对比的力量是强大的，足以将人从生活的惯性轨道上抛出去。对比特区，她对原来的天地感到不满足了。省歌，人才济济，光与她同一水平线的独唱演员就有三五个。每有演出任务，平衡，筛选，掂量，挑演员上台比过去选宫女还难！事业拓展的锐气早被人才密集型带来的碰撞抵消了。唉，快下这个决心吧……

喝彩声、掌声，经久不息。一曲《南泥湾》就将观众的情绪撩拨得沸腾了。掌声中，她一次又一次地谢幕，腰鞠成了九十度，观众怎么也不让她离场。奇怪的，不然人们怎么叫她为“广东的郭兰英”呢？

1965年，她只有18岁，是梅县山歌剧团中最年轻的优秀演员。当时，广州排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耳尖眼利的导演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她。从此，领唱《南泥湾》使她登上了广东传统唱法的歌坛，成为省歌舞剧院独唱的主力。去年初，我国著名民歌手郭兰英到深圳的时候，曾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贺穗心，见到你真高兴。‘文化革命’时我受冲击。有一次，周总理见到我说，‘兰英，放宽心，广东还有一个民歌手姑娘在继续唱你的《南泥湾》呢！’嘿，想不到当年给我以慰藉的姑娘，是你。你还年轻，投身到这能施展才干的年轻的特